

儿时的年味是浓浓的。一想起，快乐就止不住地从心底翻腾溢出，记忆如决堤的河流，奔涌而来。

过年是儿时期盼已久的节日。因为过年才能穿到新衣，吃平常极少吃到的有肉的香喷喷的饭，吃平常偶尔才能吃到的甜滋滋的水果糖，还有鞭炮可燃放，还能因为拜年得到更多的小礼物。那时急切地渴盼着过年，期待着年快些，更快些的到来。

儿时村里没有电视机，当然也看不上春晚。记得除夕夜吃完年夜饭爹就围着灶台开始炒瓜子，准备用来过年期间待客，有南瓜子，有葵花籽，都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，用小火慢慢翻炒，瓜子香味渐渐地弥漫在屋内，闻着这香味，就让人流口水，吃一颗唇齿留香，而那份独有的醇香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到过了。妈妈和姐姐们在一起包饺子，而我呢？在疯玩了一天吃后吃饱饭早早就呼呼睡大觉了，当然心里那份对过年的期盼是揣进梦里的，一觉醒来，期待已久的年就从梦里翻越过来了。

爆竹一声除旧岁。随着年初院内辞旧迎新的鞭炮声“噼噼啪啪”响起，我从睡梦中惊醒，“过年了！”我欣喜地喊着穿新衣起床，新衣服是睡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边的，是妈妈亲手缝制的，还有妈妈亲手做的新鞋子，一针一线缝制得合合适适，穿上新衣裳别提多开心了。过年这天，我醒得格外早，过年快乐的诱惑，让我抵消了所有的惰性。儿时的我好喜欢过年！

妈妈总是最勤快的，早早起床，已经做好了一桌香喷喷的饭，桌子是方桌，那时也叫炕桌，挤挤可容纳五六个人围桌吃饭。看见爹坐在桌前，我和弟弟一左一右也坐下来，我俩是家中的老小，那时不懂事不知礼仪先让妈妈和哥哥姐姐坐桌吃饭，被家人宠惯得理所当然有吃有喝就先是我俩吃，所以每年总是首当其冲围着爹坐下来开吃。爹说他爱喝酒，可也是每逢过年时才舍得买酒喝，也许是对自己一年辛苦的犒劳吧。那时的猪肉、鸡蛋，都是自家喂养的，豆腐是自家做的，菜是自家种的，用当下的话说，一桌子都是绿色食品，味道鲜美。第一顿年夜饭在一年中少有的肉味飘香的萦绕中，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，吃得开开心心，过年的快乐不觉挂在每个人的眼角眉梢。

吃完年夜饭，我和弟弟依旧围着爹，

让他给我俩分鞭炮——成串的鞭炮上拆下来的小炮，还分有漂亮的纸裹着的水果糖。我和弟弟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眨不眨，盯着爹的手数着数，唯恐给自己少分一个，或者给对方多分一个。知子莫若父。爹一眼就猜透了我俩的小心思，怕我俩小魔头争吵，自然是分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。我俩欢欢喜喜地拿上小鞭炮和糖后各自藏好，一转身，又相跟着兴冲冲地撒腿朝姥姥家飞跑。

我们到了姥姥家，一冲进门就大声地说：“姥姥，过年好！”然后规规矩矩地给姥姥磕头拜年，再朝着姥爷的纸牌位磕头。姥姥笑眼弯弯，开心地招呼着我们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压岁钱，钱包在一块干净的旧手帕里，姥姥一层一层展开，从一沓叠得整齐的

## 儿时的年味

张素珍



皱巴巴的毛毛钱里给我俩抽出两张压岁钱，一人两毛，我和弟弟心花怒放，无比开心。这两毛钱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，可以买两颗一分钱的糖，一支2分钱的铅笔，一个2分钱的橡皮……简直高兴得不得了。那时却从未想过姥姥一分一分攒钱的不易。姥姥是我们隔辈的唯一亲人，这两毛钱的压岁钱非常珍贵，是一年之中唯一的压岁钱。妈妈时常忙得没时间照顾幼小的我们，是姥姥一直在用心看护。时间把姥姥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，而她慈祥的笑容却如一抹柔和的光温暖着我的记忆……那时给姥姥磕完头自然然是要上桌再吃一顿的，不再是刚才在家时因急着给姥姥拜年火急火燎地吃，而是踏踏实实心地吃。姥姥不停地给我俩夹菜，边夹边说：“吃得饱饱的，长得高高的。”我说：“姥姥，我一过年就长大一岁，你看我是不是又长高了？”说着还抬手比划了一下头，姥姥被我逗得哈哈大笑。我们吃完饭兜里塞满姥姥给的糖果，满载着快乐蹦蹦跳跳地回家。

儿时的拜年不仅给亲人拜年，给左邻右舍拜年，也给全村其他人挨家挨户地拜年。那时我们要好的一群伙伴相跟在一起实行团体拜年，按乡俗是送祝福，实际也是想满足自己小小的愿望，获得更多的小礼物，比如糖果、核桃和红枣。根据以往的拜年经验，我们都能预知谁家给的糖果多，谁家给的糖果少，有的甚至不给。比如村南头的老书记家给的是两颗奶糖，在当时是最高级别的糖，村里供销社从没有卖过的那种，这是他当兵的儿子从青岛带回来的，所以这是我们拜年必去的第一家。村东的郭婆婆家最小气，只给四颗枣。无论谁家我们也必不可少地要去磕头拜年，本着进门是客的礼节，无论是谁都热情地招待我们这帮小客人，笑眯眯地给我们挨个分发拜年礼物。儿时的我们通过拜年想吃糖果核桃等美味是真的，而规规矩矩跪下磕头认真拜年也是真的。

过年的一上午就是在热热闹闹的拜年中度过的。小伙伴们时不时拿出拜年得来的礼物比一比、炫一炫，也有商议着互换礼品的。我拥有了许多的糖果，终于可以任性地多吃几个，含在嘴里那甜滋滋的味道就是快乐的味道，那甜滋滋的味道就是年的味道，可以充斥一整天。拜完年，我们集体做游戏，

玩老鹰捉小鸡、丢沙包、溜溜蛋(玻璃球)、拍元宝、划冰船比赛，你追我赶，玩得不亦乐乎，浑身燃烧的快乐驱散了冬日的寒冷。年让孩子们快乐，孩子们的笑声让年味更浓。

儿时的年过得虽简单质朴但很快乐。我和弟弟拿着父亲分给的小鞭炮，一人拿一杆父亲用心刻的长木玩具枪，有一米长，枪头前端有个细铁棍烙的小洞，粗细长短正好放一个小鞭炮，我们把小鞭炮放进去，把事先预备好燃烧的麻秆秆插进墙上的石头缝，然后过去引燃炮，瞄准无人的方向，一抬枪，“叭”的一声，鞭炮炸响，快乐蔓延开来，此刻我俨然是一个小小的枪手，而这木枪也是我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。多年以后，想起来这一幕才回味出父亲的爱悄无声息，用心地呵护着淘气的一双小儿女喜乐安康地成长。

儿时的年代社会物资匮乏，大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我丝毫不觉得生活贫苦，反而觉得富有和满足。有姥姥父母和哥哥姐姐在身边，他们为我遮风挡雨，他们为我承受生活之重，我只管任性撒欢。那些过年的糖果我断断续续珍惜地可以吃好长时间，似乎甜滋滋的年味也可以浓浓地萦绕着，久久不散。

儿时的年味，至今萦绕心头，一想起心底便会溢出甜滋滋的味道，一年又一年滋养着苦乐参半更迭的岁月……



本版图片均为AI制作